

海上墨韵——上海市第九届书法篆刻大展学术论坛纪要(一)

周志高：



我想从这一次九届大展来看看我们上海书法今后发展努力的方向,实际上也是种走向。我们这次大展可以说想了很多点子,做了充分的准备。新的党组书记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所以我在昨天的发言当中就讲了三多三新,就是优势优点,这是今后可以进一步发扬下去的。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在我们这个论坛里面可以谈一谈我们自己还欠缺的地方、有短板的地方、有今后发展努力的地方。

第一个总体感觉每一次双年展应该从时代发展的需要设定一个方针,像中国书协十届国展就提了鼓励创新等等。从艺术角度应该有个目标,这个点我们好像还没有做,还没有让大家充分自由发挥的这么一个引导的、总体的要求。这个方向还是要的,我觉得下一次的话就应该考虑,也不单单是双年展了,其他的展览也要了。上海和北京精神都大同小异,上海展是上海展的精神,北京展是北京展的精神,全国展是全国展的精神。如何高度概括艺术的追求,在基层基础上创新的追求,上海要更加强调时尚,强调海纳百川。

第二个想法,我今天翻了一下作品集其中的50页,包括11个获奖的和11个提名奖的,一共是五十几件作品,其中自创诗文的只有3-5幅,这样的作品好像也不多。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天了。最近中国书协要求我们提供自作诗词的作品,要求很强烈。半个月前我在上海图书馆参加活动碰到一个加拿大的老先生,他写了很多现代诗,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书法如何在艺术形式上跟自作诗文结合起来,走一条路出来,使自作诗文和艺术的形式更加走向新的生命。

第三个想法,我过去多次参加全国性的展览,往往发生什么现象呢?就是某一个作者,他有自己的追求,可以说标新立异,特别是书法家,把画的章法运用到书法里面去,这样的作品可能不一定符合大多数评委的口味,最后落选了。这一类的作品今后怎么能够保证它不至于落选,这个问题今后怎么解决?我记得十多年之前,中国书协的秘书长考虑中青年要创新,因此允许评委在评选的时候个别提名,但是要讲理由。比如这个评委给5个名字,你要讲理由,这5个名字上去以后大家再投票,这样可能使得那些艺术上有特殊性,但是不一定让人接受的作者能够出头,能够参加展览。

第四个想法,作为书协的大展,对少数除了我们书协部门之外特邀的作品,还有些是各个区的书协领导或者是专业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不能保证他们每个人都能上,但是我们书法之所以有今天这么繁荣,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跟各个区书协领导、委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很多精力是放在为大家服务、贡献上的,这部分人的作品,有时候要适当开一点口子。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国文代会上对文联的干部、对书法协会的干部讲了四句话,第一讲政治,第二懂业务,第三会干事,第四肯服务。也就是你要有牺牲精神。你有很高的水平,但要拿出宝贵的时间为大家服务,这个有难度,很多人不愿意。今后对这样的行为也要有一定的制度,这样能使我们整个队伍同步的发展,当然我们重点还是要将艺术推向高峰。除了我们书协顾问之外,也有可能不是我们书协的顾问,但是写的还可以,这样也可以考虑作为特邀的作者。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展览的评选体制更加完美,考虑更加周到,那么我们的人才才会更多,书协才会更加繁荣。

戴小京：



书协给我的这个题目叫“上海书法的瓶颈”,听起来蛮别扭的。我举两三个小例子,第一个是海派书法进京展,2006年我们到北京中国美术馆去申请租用场地,当时提出来要楼下的大厅和旁边的几个厅。场馆领导不同意,说给二楼找几个厅就行了,一楼大厅是不能给的,上海的书法有什么看头。这是真实的,后来经过高层努力才给解决的。而此前我去参加过好几个朋友个人的展览,当时都给他们一楼大厅做开幕式和展览的,而我们上海书协居然要不起一楼大厅,这就是我们当时在相当一部分人眼中的这么一个位置。第二个,大约两三年前上海的一个朋友从江苏回来,告诉我说他去外地谈起上海书法,人家说上海书法不行的,就是几个老先生在撑场面,80年代还有个周慧珺,再没有什么人物了。第三个就是从2012年到2014年,我先后参加了全国书协的各种单项展和主题展的评选,我们的排名始终就在25或26名。这次好像我们徐老师去评的新人新作展,前面说入展是6个,面试



以后又弄掉1个,最后尘埃落定是5个。很多省份一般都是25到30个。我们书坛的第一世界就是在25到30左右,然后第二世界大概在20到10人,个位数的大概有七八个省,我这次看了内蒙是8个,比我们还高一点,少数民族地区比我们高。我过去年轻的时候在黑龙江、海南岛,广东都待过,当时黑龙江基本上是不知书法为何物的,后来我又到海南岛去,那也没有书法,我到广东去念书,那里的书法也一般,但现在都明显强于我们上海,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事不是今天的话题,80、90年代就讨论过,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每况愈下了。提起这个状态来,当时一部分上海的书法家表示忿忿然,总以为北方人不懂上海,故意排斥上海。按照近几年的评审状况来看,不存在排斥不排斥的问题,我们要从自己的身上找找原因。一来可能我们的投稿量比人家少一点,人家可能投稿是几千件,我们大概是一两百件,总量是不及人家。二来其他地方的书家那种拼命的状态,对写字的那种投入远远超过我们。我们上海人确实比较安逸,而长时间的训练是很重要的。第三个我们上海曾经基础很丰厚,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代老先生,大家都是直接学老师的,临摹老师作品。而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开始出经典碑帖,这些东西后来慢慢传播到全国之后,很多过去没有基础的地方给爱好书法的年轻人直接上手的就是经典碑帖,直接上手的起点就比我们高,这个可能是这个阶段的书法家们起点不同的原因。我过去谈过这个观点,近两年大家都是直接从古代的经典碑帖入手了,现在资源、信息都非常丰富。但是我刚才讲了,训练的时间、方法和我们学书法的对象,这些东西可能还是要加以思考的。你直接从老师那上手,可能快一点,但是你最后的发展会低很多。我不想贬低任何老师,但是你如果原生态的,自己到原始的山里面去跋涉,你截取到的东西,你再出来的东西是带有个性化的,那时你得到的东西,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最后就是接受新的东西。我们这个礼拜可能要去评全国院校的作品,我参加的是大学组的,基本都是艺术院校的那些学生们。你说论功力的话,他们时间不会太长,但从作品的表现来看不比我们差。他们在接受新的东西,无论从形式还是观念,都是超前的,这确实跟我们自己仅仅在房间里冥思想、闭门造车,或者是不断重复自我,结果是全然不同的。不是说你写10个小时都有效,还有写什么、怎么写,如果说有些人完全是自我重复的话,是越写越坏。我想书协给我这么个题目,我就把我想到的自己讲一讲,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应该在这方面再琢磨琢磨,然后才能明天比今天好。每个书法家都应有这个目标,我想这是我们搞艺术的人应有的品质,谢谢大家!

孙慰祖：



主持人出题让我谈“上海的篆刻”,这是个大题目。今天只能谈两个小问题:一是本次大展的概况以及我在评审过程中的感触,二是当下上海篆刻的优势和需要认识的不足。

这次大展给我较强烈的印象是投稿面比前几届扩大很多。特别令人高兴的是投稿对象中30岁以下的作者相对多了起来。我想,这表明近几年上海艺术院校教育和社会艺术教育的协同作用正在显现。1973年,我回上海参观上海书法篆刻展览时做了一个记录,入展的篆刻作者40位,其中30岁以下(含30岁)有18位,占了45%。也就是说那一时期年轻篆刻作者比例很高。但在本市近些年的几届展览中比例明显降低。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些原因还关系到社会环境。但确实使我们不无忧虑:原本很有优势的上海篆刻作者群存在后续力量不足的危机。所以,这次九届展不仅来稿数量明显上升,一些创作活跃的作者大多积极参与,而且看到一些年轻作者的作品无论是风格的探索还是基本功的表

现都给我一个较好的印象,令人可喜。评审过程中几位评委对此都有同感。入展的作品大致可以看到四种类型:一是个人篆刻风格比较成熟的,第二类是正在走向成熟的,第三类是正在探索个人风格但还不大确定的状态,以上三类当然是具有较好的传统基础的。第四类类是基本功比较扎实,目前还没有明确创作风格取向,评委对此也予以肯定。我觉得这四种类型符合一个时期篆刻作者群体发展的逻辑。另一方面是,这次来稿的情况以及评审的结果都反映出,近年上海的一些作者特别是年轻作者中也在出现自觉的风格探索态势,有一些他们原来不大熟悉的作者,拿出的作品使我觉得面目一新,和原来我们见惯的一些类型不很一样,出现新的苗头,这都是非常好的现象。有些探索尽管还有待成熟、有待提升,但重现上海篆刻风格谱系多元化的局面需要这样的个人努力。也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个大展对一些老作者的动员力度似乎不够,部分有成就的前辈、老作者没有投稿,所以这次评审我们所看到的作品还不能准确、完整地反映上海的状态,这也是一个事实。今后是否可以适当增加特邀的对象?

第二个问题,对上海篆刻的发展态势谈点个人的看法。上海篆刻群体创造了一个辉煌的近现代印坛,有过在东方篆刻界占据高地的老一辈篆刻家群体优势,上海篆刻在当时的引领性、传播性、扩张性,以及所拥有的人才资源、学术资源、出版资源,可以说这都是其他地区不具备的优势。进入新时期,上海依然以具有前导影响力的老中青篆刻群体形象在引领印坛的复兴。上海书法篆刻依托历史光环与前辈传承建立的地位和形象,使中外艺术公众对上海篆刻延续着一种自然认同。但不能否认这个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逐渐平衡和学术、艺术资源的平均化,传播手段的现代化,经过几十年的书法篆刻艺术社会普及,上海既有的独优势必然面临稀释。实际情况是,当下上海印人群体仍然是中国篆刻界有影响、有实力的队伍,但也要看到,我们艺术风格谱系已经不够拓展,一定程度上存在风格趋同化的现象,独创性的动能相对不足,青年篆刻者队伍与80年代相比也有所收缩。外地同道对上海篆刻有更高的期待,我们的现状与之是存在距离的。

上海在全国展中入展人数上多年处于较低的数值,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老作者不再参加投稿,也有前面所讲的比较优势弱化的因素,加上总人口的差异,单从入展全国展的人数上评价上海篆刻,可能并不全面。但有没有精神层面的差距呢?刚才戴老师讲,总体上看许多外地的书法爱好者、作者的更为勤奋、刻苦,特别令人感动。我在外地看到的情况也有同样的感受。根据我的接触,印人队伍中,包括我的学生中,外地的和本地的相比也多少存这样的反差。所以,我们有必要思考,我们不是存在艺术精神下滑的问题?是不是存在小成即安、固步自封的状态?

从许多前辈身上,我们感受到一种殉道者的精神。如果我们的精神下滑,将来我们上海篆刻在当代印坛的份额是会有危机的。

我觉得,我们要把视野扩大,站在整个中国篆刻现状与前景的高度去看问题,去把握今天这个时代篆刻艺术审美的精神特质和取向,然后做出自己选择。在扎实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提振创造精神,改变固步自封、“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心态,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始终站在当代篆刻创作的大潮前沿,创造上海篆刻的新高度。

李静：



我们的评审无论是中国书协还是上海书协,办一个只要是和人会有关的这种比较大的展览,作者们都很关注,投稿人都很关注,因为这关系到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作品能不

能入展的问题。现在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评委不太有变化,一直做到“资深”为止。大展小展基本上都是主席团这些人。这就导致了资深评委很吃香,他办一个工作室,办一个培训班,都会有很多人去,不是说这个评委水平有多高,很多人就是想拉拉关系,混一个脸熟,以后投稿能关注到自己一点,形成这种状况非常不好。我做过全国妇女展评委,近7000件作品,因为时间关系,一轮淘汰很快,根本来不及仔细看。我出去的时候上海也有很多女作者跟我讲,看到她的作品帮帮忙什么的。其实根本就看不到,我们上海的评西部的,西部评江浙沪的,这是对的,可以避免为自己熟悉的人拉票,也是为了体现公平公正。问题是十几个评委,要在很短的时间里评出入展作品,就要大量地扔,大量地淘汰,有的甚至还没看清就快速过去了,难免会有遗珠之憾。

鉴于这种情况,我曾经在开中国书协理事会的时候,好像每一次发言都要说这个问题。我跟张海主席提出来能不能把初评权放给我们各省市,这个提议也得到了很多省市理事的支持。

以全国千人千作展为例,中书协给了我们上海30件的名额,当时我们协会精心挑选出在最近几年国展及单项展中入选次数多的作者,把他们的作品投上去,结果30件全部入选,这就是我跟张海提出的方法,就是把我们自己精心选好的作品拿上去,当然,这么做一定需要大公无私,不能有论资排辈的思想,要不看位子看作品。如果中国书协觉得谁很重要,谁的作品必须有,那就让他们自己去邀请。凡经我们上海书协挑选的作品,一定要以上海书坛的大局为重,真正做到公平公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我想我们上海书协能不能照这个方法去推行,像这种比较重大的展览,我们能不能放权给各区书协。比如说松江吧,我相信他们不会徇私舞弊,把不好的作品拿上来,把好的作品淘汰,肯定要考虑到松江书协的面子,把最好的作品拿上来,你要不放心的话我们可以派副主席下去当监审,看他们怎么评。我以为建30人或50人的评委库都没有这个评委库大,各个区都能够挑出几个人做他们的初评委,我们评委库的人数就相对多了。他们把他们选出的最好的作品挑上来,然后再组织专家评审,这么做实际上是扩大了评委库,公平公正性也可以提高。这次展览我们是2000多件作品,当然这次展览做的工作还是比较细致的,也有初评、终评,主席团参与,甚至理事、会员都参与,老、中、青结合这样弄。我们上海书协2005年开始已经有了50人的评委库,当时也有主席团参加,常务理事也参加几个,但是我觉得还是把权交给各区书协好像更加能够扩大评委的面,把工作做得更加细致一点。

郭舒权：



这个展览我感到有几个可喜的变化:第一,上海的书法更加趋向于经典回归。同时我不否认流行,我认为流行书法无所谓好坏。没有流行就没有时代。关键是解决流行的一阵风的问题。我看了300多件作品,里面有两件趋向于从流行书法里面学的。为什么我说流行的事情,因为学书法起步还是从经典里面去搞比较好,不能从流行里面找,我感到流行的问题关键在哪里?流行的关键核心就是把流行要变为流传,那么这个作品就厉害了,就有历史的高度了。第二,我感到多种颜色拼在一起的形式,偶尔搞搞可以,这次用颜色最多的有一个人,用了4种颜色,假设300多件有30多件是这样的,这个展览太花哨了。我觉得这是导向的问题,主办者的这个导向是可以的。装裱也是一种艺术,但是要突出书法的本质,从外表的华丽回归于书法的本质是好的。第三,展览的小楷特别多,我估计20件不止。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好现象,我注意看了小楷的展览作品,从唐朝往下,唐、宋、元、明、清,从今法向古法里面过渡了。我觉得这个审美的境界比光写唐朝的小楷要丰富。不是说唐朝的小楷不好,也是种风格,但是假如这个风格太雷同的话,对我们的多元化是有影响的,这是我的三点体会。

但是我还要提三点建议:第一,这个展览会里面,我估计有30%的作品点画不过关,我认为这个要加强训练。判断一个点画的质量好不好,我个人的看法是:假如是好的点画,涩笔的点画两边应该是起毛的,不是光溜溜的;枯笔的点画里面不能是一丝丝的,应该呈不规则的颗粒状,这个是我对点画的理解。但是我们展厅里有很多作品是外表的龙飞凤舞、外表的华丽,点画的质量太差了,有一些真的像散掉的跑鞋带,没有骨力是不行的,这是对书法最基本的要求。因为点画是组成结体和章法最基本的元素,是应该加强修炼的。第二,在我们展出的作品里面缺少背后隐藏的东西。我们就看到字的表面,后面还有东西吗?这个东西是看不到的,但是可以意会,也就是说意境、趣味、境界,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和个人修养、学问有关系的。龙应台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她说文学的作用是使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背后的东西。我们书法是个文人的事情,书法作品背后应该有隐藏的东西给人体会,这幅作品就是真正的好作品。第三,一定要分清什么是雅,什么是俗。对于俗的问题,钱锺书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论俗气》。他说一个人人很有钱,十个手指带了十只戒指,这就是俗气,相同的东西太多这就是俗气。他还说俗气的表现就是过头,就是对于事物夸张过头了,这个度没有掌握好。为什么会过头,因为他太要张扬自我,他太要表现自我,他就过头了。凡是相同的东西太多,凡是夸张过度,就是俗气。我认为凡事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